



美文卷

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

主编 魏丕一 张明芳

- 风致篇
- 咏物篇
- 情思篇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

美文卷

主编

魏丕一

张明芳

编委

乔立彪

朱丽萍

杜晋太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责任编辑 赵雪芹
美术编辑 徐光毅

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

美 文 卷

魏丕一 张明芳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82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378—1499—6

I · 1459 本册定价:12.8 元
全套定价:25.6 元

序

魏丕一

在我国，散文虽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但是“散文”一词的出现，却要晚到唐代以后。

六朝骈俪有韵之文盛行，唐宋以后，古人对文体的骈与散、有韵与无韵，开始有了对称的界定，如唐人杜牧诗：“杜诗韩笔愁来读，似迂麻姑痒处搔”，宋人罗大经记杨东山论文：“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之类。不过，这类说法既不科学，也太笼统，用以说明散文的内涵，总嫌不大妥当；倒是“五四”新文学发达之后，许多人说散文是“除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一种文学样式”，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毕竟把散文划进了“文学”的圈内。

因而就这个意义上看，周作人的“美文”说、王统照的“纯文学”说和胡梦华的“美的文学”说，或许恰道破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虽然仍有些隔膜。

这就是我们将这个集子定名为《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而将本卷定名为《美文卷》的原因或依据。

当然，在散文这个大类中，除了美文以外，还应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尽管在实际当中，有许多文章实质上很难界定其究竟属于哪一种——大约也无须那样严格细分罢。

本集所选，共计 60 余家，92 篇。关于这些家和篇的入选因由，这里也想顺便做几点说明。

一、现代作家散文，大多早有“定评”（鲁迅语），而且选本颇多，因此我们选的时候，主要从艺术的角度，尽量注意精中选精、美中选美，以供读者欣赏和珍藏。

二、当代作家如林，未能尽知，自然遗漏颇多；虽是咎不容辞，但也无可奈何。

三、台湾与大陆，隔离既久，相交也晚；八十年代以来，两岸往来渐多，文化交流日盛。余光中、席慕蓉、杨牧、张爱玲、洛夫、三毛、李乐薇七位，或可视为彼岸当代作家的代表；各选其散文一二篇，庶几乎可以从而了解岛上作家眷恋故土的心态，窥见海那面作家散文创作实绩之一斑。

未了，忽然想起六十年前郁达夫说过的一段话来，那是：现代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从哲理的说来，这原是智与情的合致，但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影响，却是使现代散文不得不趋向到此的两重客观的因素。”（《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我想，用这段话来衡量所选的这 90 篇散文，大约不会有出格者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对有些作家的通讯地址一时没有查清，所以未能及时征求意见就选了篇子。在此，谨表示歉意，并请有关作家及其亲属见到本书后，随时和我们联系，以便奉上稿酬；感谢之至，不胜言表。

一九九五年六月

目 录

风致篇

鲁 迅	雪.....	1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1
朱自清	荷塘月色	17
朱自清	温州的踪迹(之二)·绿	20
郁达夫	江南的冬景	22
郁达夫	故都的秋	26
夏丏尊	白马湖之冬	29
徐志摩	泰山日出	31
朱 湘	江行的晨暮	34
王统照	芦沟晓月	36
徐蔚南	山阴道上	40
陆 蠡	囚绿记	42
许地山	上景山	45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49
丰子恺	黄山松	54
沈从文	箱子岩	57
沈从文	桃园与沅州	63
钟敬文	西湖的雪景	70

钟敬文	碧云寺的秋色	76
老舍	济南的冬天	81
刘白羽	日出	83
席慕蓉	丰饶的园林	87

咏物篇

鲁迅	秋夜	91
胡适	我的母亲	93
朱自清	背影	98
朱自清	春	101
郭沫若	银杏	103
郭沫若	石榴	106
郁达夫	钩台的春昼	108
梁实秋	雅舍	115
鲁彦	杨梅	118
梁遇春	春雨	122
茅盾	天窗	125
冯骥才	珍珠鸟	127
郑振铎	海燕	130
钱钟书	窗	133
杨绛	阴	137
孙犁	黄鹂	139
孙犁	采蒲台的苇	143
吴伯箫	山屋	145
谢大光	鼎湖山听泉	149
杨朔	茶花赋	152

洛 夫	一朵午荷·····	155
李乐薇	我的空中楼阁·····	160
余秋雨	废墟·····	163
贾平凹	五味巷·····	168
梁晓声	普通人·····	173

情思篇

周作人	初恋·····	181
周作人	苦雨·····	183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186
林语堂	记纽约钓鱼·····	188
朱自清	女人·····	191
徐志摩	印度洋上的秋思·····	197
冰 心	往事之二·····	203
冰 心	笑·····	205
黄庐隐	异国秋思·····	207
愈平伯	中年·····	211
石评梅	墓畔哀歌·····	214
萧 红	失眠之夜·····	219
苏雪林	溪水·····	223
茅 盾	海南杂忆·····	225
李广田	马蹄·····	230
叶圣陶	没有秋虫的地方·····	232
丁 玲	风雨中忆萧红·····	234
巴 金	怀念萧珊·····	239
老 舍	想北平·····	252

何其芳	独语·····	255
李广田	荷叶伞·····	258
柯 灵	巷·····	260
张爱玲	私语·····	262
张爱玲	爱·····	275
秦 牧	欧洲的风雪和阴霾·····	276
郭 风	夜宿泉州·····	280
王 蒙	苏州赋·····	282
刘心武	人情似纸·····	285
蒋子龙	精卫的震撼·····	288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292
余光中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298
杨 牧	昨日以前的星光·····	306
三 毛	乡愁·····	310
三 毛	不死鸟·····	313
余秋雨	这里真安静·····	315
余秋雨	三十年的重量·····	326
贾平凹	笑口常开·····	333
韩石山	我的小气·····	337
刘再复	读沧海·····	347
刘再复	又读沧海·····	352
赵丽宏	小鸟,你飞向何方·····	356
林 希	石缝间的生命·····	362
舒 婷	多情还数中年·····	365
琼 瑶	敲三下,我爱你·····	367

雪

鲁 迅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

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汨——汨，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

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幅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象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象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象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

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叹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于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颇象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藉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吹在脸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象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象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

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 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大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象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

互的缠着，挽着；又象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象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了；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着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躁躁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

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伏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象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它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